

# 中環人

## THUS SPOKE HAN I LUN (ELEMENTS OF SELF-REFLECTION AND AUTO-CRITICISM)

文化新潮的作者素奇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訪問了韓亦倫。

在韓亦倫堅持之下，訪問地點選擇了尖沙咀SHERATON HOTEL的PINK GIRAFFE。

「在這裏？爲了什麼？」素奇一杯DRY MARTINI在手，瞪大眼睛向韓亦倫發出一道尼采式的質問。

「我喜歡隔着個黑漆的大海看中環，它給我種疑幻疑真的感覺。」韓亦倫啜了一口CHIVAS REGAL之後，非常淡定地回答素奇。

「就像你的所謂『小說』——『中環人』一樣？」

韓亦倫把右手姆指放在次指和中指之間，很有禮貌地向素奇發出了一個符號。

「我不明白。」

「唉！」韓亦倫感到智慧受到了侮辱。「當你每天都要在中環擠掉掉黃金時間之後，你當然想離開一下，從遠處看看這個懸××的世界，是嗎？」

「對！好×對！」

兩人不約而同地把視線拉向海港對岸的景色；真像個停止移動的走馬燈。

「和其他兩個城市人：『向日葵』和『李阿飛』比較，你覺得『中環人』寫得怎麼樣？」素奇把視線拉上天空，發覺連最熟悉的天狼星也看不到時，決定返回現實。

「起碼高兩皮，」韓亦倫把視線從那邊角落的金髮女郎處拉回素奇瘦削的面孔上。「『中環人』的技巧最電影化，不像『人蕩江湖』那種直線式的MONOLOGUE，我寫每一篇時都是一個個TABLEAU出來的，中間有很多INTERVENTION SPACES，讓讀者去回憶，反省和開始批判上一段的东西。……」講得出奇地流利。

「『向日葵』亦差不多。」素奇插咀道，幾乎以爲自己是在和申明辯論。

「NOT EXACTLY，『向日葵』視野太過局限，都是女性身邊的瑣事。『中環人』，我敢說，每一篇都有很多的SOCIAL CONNOTATIONS……」頗爲自鳴得意。

「不過，可能它們有自己本身的角色和PRACTICAL FUNCTIONS。」素奇擅自製造了一個INTERVENTION SPACE。

「RIGHT! YOU ARE ABSOLUTELY RIGHT! BUT……」韓亦倫有點不耐煩，「作爲『文化新潮』『城市人』的一部份，你總希望他們能把SOPHISTICATION和SOCIAL MEANING適當地加以綜合，是嗎？」

「WELL……」素奇攤開雙手，又想起申明。

「當然，我充份明白到，『人蕩江湖』 TRIES TO BE POLEMICAL AND PLAY ROUGH，而『向日葵』則希望從ANALOG——對不起，這是你的字眼，ANYWAY——從ANALOG的直覺經驗開始，我自己未必適合寫這類型的東西。」

「WELL，」素奇發覺韓亦倫的視線又游開了去，因此頓了一下，便說：「你很少這般謙虛。」

韓亦倫再次把右手姆指放在次指和中指之間，很有禮貌地向素奇發出了另一個符號。

「你不覺得『中環人』像你一樣，有時是太過DRAMATIC和誇張嗎？例如你在第四期裏寫一個大公司老細的左右手在大會堂的停車場裏和女友造愛，很多『中環人』便『大不以爲然』。」素奇明白了符號的意義，跟着反手來個FEEDBACK。

「×那星，你和程思己那麼熟，難道連他那套什麼『非現實主義』也不懂些少嗎？你自己也大談DISTANCIATION和『進步形式』……」韓亦倫一口把CHIVAS整杯吞了下去。

「挑！亂拋名詞！」

「我頂你個肺，你自己講的不算數？」

「這是一種『非現實主義』……」素奇面上擠出了極其明顯的笑容。「好了，『中環人』寫了這麼多期，你覺得那幾篇比較好。」看見韓亦倫的表情，素奇唯有討好一下。



韓亦倫



韓亦倫整一整領呔，把視線再拉回三呎之內。「CLEVER BOY」然後是很有風度的回應。「大部份都是垃圾，寫作時間由構思到完成不超過兩小時，很少POLISHING；」像很誠懇似的：「我比較喜歡的是第一 THE NIGHT THE STOCK MARKET DIES，第四期的APEX——文化新潮的編輯真差勁，連名字也漏了，和最近的SCHIMOGENESIS。」

「最衰的？！幾乎是立刻的FOLLOW-UP。」

「THE TURN OF FATE, THE TAX ACCOUNTANT……ETC」韓亦倫聳一聳肩膀。

「那期什麼『四月的哲思』……」

「是抄的。」

「抄？」微笑迅速收斂。

「唔出奇呀！是抄的！抄台灣一本叫做『三月的哲思』的書內的語句。當然，改了些字眼……」

這次輪到素奇很有禮貌地發出了一個符號，韓亦倫卻還以擠在咀邊的笑靨。

「你覺得『中環人』有沒有PROBLEMATIC或者THEME？」

「有，當然有，」韓亦倫答得出奇地爽快：「它的PROBLEMATIC就是一個中環的YOUNG EXECUTIVE所面對的CRISIS，無論是EXISTENTIAL CRISIS或者PRACTICAL CRISIS，甚至如那篇垃圾THE TURN OF FATE裏的所謂CRISIS，主角所面對的都是一次危機，一個矛盾的處境，而他本身的『解決方法』和『反省』，明顯地都是沒有出路的，或者至少如第二期的FROM SEX TO POWER內的主角一樣，方法FANTASTIC或者PLASTIC到沒有實際意義……HI，小姐，唔該來多個CHIVAS和乾馬……SEE？」視線却跟隨那位「小姐」射了開去。

「RIGHT，你的意思是……」素奇好奇地加以審視了一下，「你的意思是，『中環人』的意思是想……」

「是想造她一把，哈哈……」

「爲什麼你這般OBSESSED WITH SEX……AND POWER？」素奇略帶道德主義地問道。

「告訴我，在中環裏有什麼不可以還原爲性與權力？」充滿智慧的反問。

「你問我，我問邊個？」

「我唔問你，我又可以問邊個？」不太高明的回答。

「WELL，當然，」素奇開始有點煩燥，「你可以說什麼性是最ANALOG的，權力——以金錢爲最高象徵，起碼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是最DIGITAL的，什麼符號都可以被它們REDUCE……」

「這是你說的，與我無關。」韓亦倫又拉一拉那條YSL領呔。

「但是，聽你這麼說，你不是先從抽象概念開始，然後找現象來充塞，來支持你的概念嗎？」素奇沒有領呔好拉，唯有擦一擦那對大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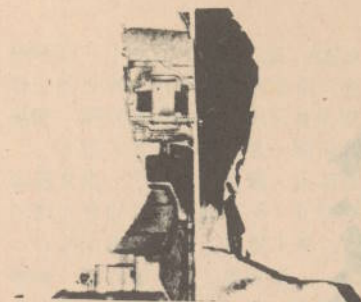
「不能夠這麼說，概念和感覺是互爲影響的，我寫每一篇的時候，都盡量用形象來和自己來COMMUNICATE，來，WELL，你可以說，來思考。至少，我不認爲『中環人』內有太多的抽象概念或結論，我希望每一個處境都SELF-EXPOSE本身的矛盾。」

「你的意思是……」那位「小姐」又再引開素奇的注意力，「你的意思是想……」

「想做到IMMINENT CRITIQUE呀……佬佬！」韓亦倫已另有所好。

「挑……好了，你認爲中環人有什麼弱點？CLEVER BOY！」

「角色太狹窄，全都是YOUNG EXECUTIVE的觀點，沒有MAXIM的WAITRESS，永安的SALESGIRL，



渣打的BILLS CLERK或者華資大老板的觀點……」

「爲什麼你不從他們的角度出發去寫幾篇？」

「怎樣寫？」

「……？」

「我根本不識寫，寫不出。」韓亦倫驕傲地宣佈。「我完全沒有他們的實際體驗。」

「那麼『中環人』豈不是一個神話？」素奇自作聰明地反駁，「用片面來掩蓋全面……」

「WELL, NOT AFTER THIS」……韓亦倫再擠出那側向一邊的笑容。

韓亦倫和素奇都喝了四五杯酒了，外面海港夜景亦多少有些變形。大家開始躊躇滿志，感到莫名的暢快，眼睛更放肆地去向四週搜索。

鯉魚門那邊却不知爲何竟然湧起一大堆黑雲。

「你以爲『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真有可能嗎？」素奇突然出其不意地耍出他的絕招，雙眼睜大得似對燈籠。

韓亦倫沉默不語。

「你以爲一個人可能對他以往的『作品』誠實地作出反省嗎？你真的要我們相信你剛才吹噓的那些什麼構思和意義嗎？」素奇這次竟然認真到連那位「小姐」也無法令他分心。

韓亦倫依然不語。

「你竟然相信這次的『中環人』應該由你來寫，而不是由『訪問者』我來寫嗎？」

面對這種挑釁，韓亦倫不知怎的也還不發一聲。

「難道你敢告訴我：這次是我『訪問』你，而不是你『訪問』我嗎？」

韓亦倫想拉一拉領呔，但手指竟然落了空。

「你不是大胆到要令人相信：韓亦倫真的在PINK GIRAFFE和素奇談論過『中環人』吧？」素奇一口把整杯DRY MARTINI吞了下去。PINK GIRAFFE窗外的夜景越來越暗淡，鯉魚門那邊的黑雲直衝入維多利亞海港，風聲大作，浪濤搖蕩……